

纪念 张锐， 那孩童般的快乐

听到了。我能听到照片中你爽朗的笑声。很响亮，但很静。你仍然笑着一直笑着儿童般地笑着，对亲人、对我，对许多作家，对文学，对世界，我却泪下如雨。你老去了，我也老了——老人的眼泪是没有杂质的，它包含了一生的终结性判断。30多年师生般的情谊，那一刻都在泪水里。

1986年，《小说林》发了一篇有关杨沫的文章，有一些争议，时任哈尔滨文联副主席的我到北京与对方“谈判”，你主持，大概我讲得很真诚很负责很友好，几个月来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平息下来。你的眼神很亮很高兴很率真——率真得像儿童——这个印象直到今天再没改变过。当时你就问我，愿意来北京吗？一颗透明的宽博的直爽的心灵直接触发我的感动。11年后，中国作协公开招骋面试，你紧急电我到京。翟泰丰同志以钢铁般寒光凛冽的目光直视着我，然后签下龙飞凤舞的两个字“同意”。

入京前，到京办事处会还常到你家走走，调来后因为各自忙，走动少了电话却多了。回想十余载交往，我感谢于你我师生之谊的君子之交淡如水。你只重友情与真诚，真水无香，品质品格有夺目的光辉。真水清澈，才有泪水的长流。1987年我在镜泊湖一个岛上办笔会，你莅临指导，有位作家讲的一个故事让你潸然泪下，一个很高大的汉子在那里抹眼泪。我发现你爱哭，我也爱哭，遇到感动一定哭出来，遇到欢乐一定笑出来，以坦诚面对世界，尽管常被人视为“不成熟”。共同的哭就有了共同的心。告别时你登船之际，阳光斜长地照过来，我突然发现你的身形和面容竟然那样像中年毛泽东（确有导演邀请过你），我这个人好开玩笑，于是指挥所有服务员齐声高喊：“毛主席，再见！毛主席，再见！”我说，我作为蒋氏之人喊一声毛主席不容易啊！你我相对大笑，笑声响彻蓝天大湖——你那儿童般爽朗的笑声，到今天此刻还响在我的生命里。从未改变过。

艺术家永远是人类的儿童。你一生就像个儿童。哭像，笑像，做人做事也像。

我确认，你真诚，有时真诚到天真的程度，不像不动声色地拿“金钢罩”护身的领导干部。

我确认，你友善，有时友善到柔软的程度，愿意帮助所有求助的人，事后力所不及办不成，可能还落下一些怨幽，但乐于助人之心之情从不改变。

我确认，你爱才，我从未听你讲过任何一个作家的“坏话”，每当你滔滔不绝兴高采烈地向我讲述其他作家的才华时，都让我有一种“匪兵甲”或“群众乙”的沮丧感觉，恨不得出门跳进河。

我确认，你一直无法排解一种深沉的痛苦——在责任与写作之间徘徊。太多的事务和工作热情缠住了你的笔。退下来以后，你对我说过，要写10篇爱情小说，都来自真实的作家的故事，其中包括我和太太青年时代的故事。这件事大概没能做成，老了，累了一生，激情与热情依然涌动着，身心却一定疲惫了。

我确认，你对草创和复兴“文革”后的文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文学基金会就是你的创举，尽管它后来的发展不像你想象得那样宏阔而壮丽，但它在关爱和帮助作家方面还是做了无数感人的事情。人生就像一个口袋，从哲学意义上说，里面装的全是半成品，需要后人继续加工。但在你留下的种种遗产中，有真诚的凝结与爱的倾注，有心血汗水在闪耀，留许多温暖在人间，足够了。

你走了，带着一颗博大的心灵带着我无尽的泪水走了。你可以无愧地含笑逝去，把悲伤与怀念留给我和千百万读者。一个作家的伟大，或许不尽在他的著述，而在他灵魂的温度。我相信，中国文学界都能感受到他的忠诚、奉献和永远的温暖。我不能不哭，因为我们不能再一起哭或笑，像儿童那样。

送张锐

□冯立三

凛凛一丈夫，
皇皇作热流。
热岛三落泪，
飞龙一望收。
水关起陵园，
百代须低头。
后海白杨秀，
沙滩风雨稠。

■土地与生长

南山静默在我精神的旷野上

□陈原

不要问这南山在哪里，是一座什么样的山，就像不要问天空在哪里，是什么样的天空一样。这南山到处都有，和你不远处的任意一座山一样；就像天空到处都有，和你头顶上的天空没什么差别一样。我所说的南山不过是居住地南边的一座山。它没什么名分，没什么独特处，更没什么值得天下攘攘皆为之一来的引诱人的圣景名胜，甚至连一些生活在它近处的人也往往忽略了它的存在。它上面没有任何人工的东西，连一处小小的庙宇和亭阁都没有，惟一的人工的东西便是山民不知于何年何月用石头垒起来的一座石屋，瘦骨嶙峋，破败不堪，早已多年弃之不用，也许从来就没派上过用场。在我的观念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山，除了石头以及从石缝里坚韧地生长着的树木和杂草，不再有别的——有些名气很大的山总让人想到一座很大的盆景，那样的山早已被异化。只有这些低矮的野山野景才真正容易和身边的人和谐相守，因为我们无论正在干什么，只需要一抬头便可看到它。即便不为看它，你抬头看太阳和月亮，或者看看天时，也就看到了它。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它属于一个村庄里的农人们，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它属于所有与它心气相通的人。它独自在那里，或者裸露，或者茂密，都是那样自在，那样坦然。它和我们不生分。

关于这座山，儿子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对它有着最准确的描述——他的语言是那样本色、纯洁、直接。

我用手指着那座山问：那是什么？

儿子说：山。

我又问：那是什么山？

儿子说：南山，在南边。

那上边有什么？我继续问。

有石头、有树、有草、有鸟。儿子说。

儿子的语气中没有任何夸张，他是天然的圣子和哲人。但我知道随着他一天天长大，他就开始变成和我们一样世俗的人。

我是那样愿意和这座小山默默相对，多少年来这已经成了我休息的一种方式。我几乎每日都会伫立窗前，目光像山风一样在它

上面飘荡。我曾无数次地爬上过它，熟悉它上面的一草一木，一枝一杈，一鸟一石。我常常会毫无目的地在山上一走就是一天，就像一个天涯游客浪迹此处；我常常会躺在半山腰的一块草地上或者一块石头上仰望天空、飞鸟、流云，在这样的仰望里我往往会拒绝食物。有时我还会和一棵树没命地拥抱。我像一个圣人、哲人或者牧童一样走在山顶的天光里。特别当有乌云笼罩的时候，天低云暗，万物静穆，那时我就像一个刚从石头里浮出来的充满象征意味和神性的东西，或者像一帧剪影，或者像皮影戏后面的人物，我的精神就如同回到了太古，回到了人之初。我如同第一个刚刚诞生的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这样的经历，使我每次归来，灵魂都像一只帆，被那来自山上的风鼓涨着，而我生命的舟便负载着山的目光，穿行或者静穆在人世的风尘中。日月越久，我感到自己身上越充满了石头的质感，这样我就可以幸运地在岁月中获得风化。

其实在我居住的地方，四周都是山，并不只南面才有山。它们像城墙似的，只有几个山豁口处铺上了路，便有蚊队似的车辆把人载出去载进来，从而打破了山对地域的界定。

但在四面环绕的山中我对南山情有独钟。之所以这样，也许是白昼在那山上能看到古老的太阳，夜晚能在那山上看到洞幽的月亮。即便太阳和月亮都没有的时候，那上边的天光夜光也比其他方向的亮。而且有佛性，有宗教色彩，有宇宙之幽。在这样一种坐标上，如果要看其他方向的山则需转动人类的身子。人心是指南针，人生本来是面向而立的，这是一种来自看不见的自然的伟力决定了的。所以人类总是喜欢住北屋。大门宽窗一律面向而开，即便在其他方向开了一个小小的吊窗，也像是一个窥视时的洞口，而我感到人之所以抬起头来就朝南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在朝南看时，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影子躲在身后，那是人类最不愿意别人看到的隐私，人害怕自己的影子，害怕看到完整的自己，害怕正视自己。

失去血色和烈性，它使整个人类的表情变得呆板枯萎。麻木一部分是由无知造成的，另一部分是因为生命丧失激情、丧失希望造成的，因此麻木成为人类的一种人生态度，并成为很难医治的顽症。时光匆匆，人类的目光越来越迷茫了。但人们逐渐地发现那被寂寞了的精神并没死，星星点点，在大地上仍不时有它的反光，它因为长久的寂寞便显得特别幽亮，像遗落在泥土中的钻石。虽然它常常像矮草一样长不高大，但它一直在石缝中在那可怜的泥土中艰难顽强地生长着。人们在来自山野的旷古之风中感受到了它，对精神的寻觅便开始了。这种寻觅当然是寂寞的痛苦的，但也是执著忘我的。我有时常常感叹自己活得是不是太固执太天真，我是不是比别人更没道理。面对这样一个已被确定了的世界，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清醒有何用处？

南山也永远不会给我答案。大山不言，藏而不露，但它会默默地陪着我，使我不再孤独不再弱小。我很幸运我有这样一座或兄长或父亲或祖父或先人一般的南山，使我每当沉重难负之时便走近它，依靠着它，或者坐在它面前，用心和它默默地交流。每当这样坐在一处和它长久地对望时，这沉重就会渐渐地被释解、融化、蒸发，等我站起身离它而去时感到浑身轻松，有一种力量又充满了我。我便想，什么也别去想它了吧。

什么也不再去想，让我们再一次踏上追寻精神的路途吧，义无反顾。像逐日的夸父，像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也许我们终会倒在追寻的路途上，也许我们短暂的生命将使我们的追寻一无所获，但精神的光辉也许已在我们的追寻过程中光耀生命。而且很幸运，我在追寻的路途中已见到了同道们在苍茫亘古的大地上留下的足迹和篝火的灰烬。追寻者并不孤独。

南山你真是自在，静卧在世界的一隅，把巨大的石头的重量，当作坚定自己的力量，任凭什么狂风暴雨的摧残，任凭什么岁月时光的磨砺，你兀自静卧不动，坚定地守住自己的精神，使我每次眺望你时总能得到一种启示。我的生命是短暂的，只有血液中承启了一种古老的东西，而南山却比人类更古老，它看到了人类的一切，也许人类那丢失的精神就遗失在这山野之中，也许南山正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昭示，是未来精神的一种永恒的形象。

对精神的追寻，使我精疲力竭；而南山，你使我一生不累。

一座普普通通的南山！我的南山。



原上草

第212期

写(外一首)

□肖喻骞

我要在夜里
写下脱缰的晨曦
写下那些
在光中悄悄闪耀的尘埃
写下一朵小花
一朵永远，不会颤抖的花
让她伏下身
卧在一个无风的日子
写下一棵微笑的树
一首使鸟鸣盛开的魔咒
一个蓄着长发的
春天
就这样
笔尖长长的呼吸
直到天明
写下，一粒安睡的星

一如既往

夜与寓言

土地缚着星星
灰色
分辨天空逐渐困难
路吹向远方
云留下眼泪
就走了
你忘记一个单词
没能想起
之外是城市
森林写满，墙
倒地有的声响
破碎，灰
巨人躺在梦的海上
白色有些心事
关于，那个被遗忘的单词
祈祷后
城市包着城市
外面扎下
淡黑
许多破碎的光

除了爱，还能有什么(外二首)

□班清河

相对我枯燥的生活
一切都是往返的运动
如果不再回头
便有加速度
让血液快速流动
生活要冲破往返
你试试
除了爱，还能有什么？

地铁车厢里

把自己装进超载的货车
耳边吱吱呀呀的声音
看到一张张疲惫的面孔
还有乞求与贪婪的眼神
别刮着我的骨骼

从四面八方带来
向四面八方散去
除了混沌的目光
寻不出的终点
也不知道卸载的地方

问答

有人问我做什么
我说，等待死亡
日子
那是一根被拉长的皮筋
看似很长
其实就在撒手之间

广告

西部

寻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

WEST New literature edition

2014.1目录

西部头题·列国志 在加尔各答……于坚
在喀喇昆仑以南……马丽华
山一样的城市，阿拉木图……艾多斯·阿曼泰
地下的白虎……郑小驴
疯子……裴指海
章学周的盗鸽……陆源
一首诗主义·广州诗选 世宾 杨子 郑小琼等
跨文体 无弦集(节选)……飞廉
乡村阅微……赵瑜
维度 快乐诗人陶渊明……西渡
窑洞房的主人……吴平安
青年时代的朋友(小说)……艾丽丝·门罗
“一天不停，就像我每天的散步”(访谈)
透过玉帘(游记)……艾丽丝·门罗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友好南路716号 邮编：830000
电话：0991-4515235(传真)、4597602 邮发代号：58-65
邮箱：xbxiaooshuo@sina.com(小说) xbsanwen@sina.com(散文) xbshigepinglun@sina.com(诗歌、评论)

西湖

2014年第一期要目

新锐 黄金明小说
伪创作谈(创作谈)……黄金明
“我们正在接近城市生活的一个危机时刻”……安石榴
我的文武老师……张敦
怀念一个不值得怀念的人……冷启方
马越波的诗……马越波
续小强的诗……续小强
番邦客……阿航
隐没了的日子……胡澄
象·猪·狗·猫……朱益仪
自传与公传：一九七四(一)……董学仁
甫跃辉小说论……徐勇
评韩晓英《都市挣扎》……刘涛
“作家要善解‘人’意”……王祥夫 姜广平

主持人文论……谢有顺 李德南
通天桥(短篇小说)……蔡东
写在生活和生命深处——蔡东小说论……张艳梅

双城困境——蔡东小说论……汪雨萌
村妇姚子(中篇小说)……向本贵
经验和历史交互下的“农民的歌者”……王再兴
我的小说人物(创作谈)……向本贵
论向本贵近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邓立平
羊知音(中篇小说)……陈仓
鞋(短篇小说)……刘荣书
小说二题(短篇小说)……严泽
岁月胸前的一朵小花……诸荣会
浮生……刘鸿侠
享受孤独……刘兆轩
轻风·云翥——关于马建成的艺术……刘采
驮行千里是良马……莫鸿勋
社长：谭仲池，主编：江学恭，执行主编：王海滨。主办：湖南省文联。邮购地址：410001长沙市八一路227号。电话：0731-84582637。邮发代号42-31。半月刊，全年价312.00元。

二〇一四年一月号上半月刊

创作版

目录

小说月报

2014年第一期目录

中篇小说 蓝名单……杨少衡
短篇小说 谁在说话……范小青
抄家……南翔
跑药……巴一
包尔希勒草原的风……郭雪波
流水场景……(满族)刘荣书
空隙……(藏族)尹向东

报刊小说选目

吉祥青藏专辑

冬虫夏草(中篇小说)……朗顿·罗布次仁
河流的方向(短篇小说)……尹向东
盛开的妙音(短篇小说)……泽仁达娃
欲(短篇小说)……班丹
泣(短篇小说)……班丹
心结(短篇小说)……班丹
无仪式的葬礼(短篇小说)……觉乃·云才让
拉萨城(短篇小说)……德乾旺姆
一路与你同行(短篇小说)……王小忠
消失的阿旺(短篇小说)……扎西才让
久美多杰的散文(散文)……久美多杰
长篇小说 沃甘溪……秦国民
中篇小说 你在……王棵
陡峭……周如钢
短篇小说 韩剧里的男人……阿航
先锋俄罗斯 妮卡·[俄]维克多·佩列文著 文吉译
凤范汉诗 走往何处(十二首)……江非
布达皇宫及多瑙河(四首)……南杉
附：南杉诗序……陈思和
芳草文史 封面、封二、封三 当代文学名家：何建明
主编的话

2014

壹

目录

总第593期

芳草

文学杂志

主编：刘醒龙